

421

442,

中風科詮

下冊

鞠仙題簽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蘭谿第二次印行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中風斟詮全部三卷

定價官堆紙每部壹元伍角
重太紙每部壹元

著者

嘉定山雷張壽頤

總發行者

蘭谿中醫學校

印刷者

蘭谿福華石印所



興元中醫大學圖書館藏

中風辨證卷第二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纂輯

同邑張文彥洛鈞甫評點

上海周鴻銘作人甫

歙縣方念祖肇元甫

參訂

受業黟縣汪興堽景文

松江曹祖培伯衡 同參校

含山嚴格紹徐

內風暴動之脈因證治

第一節 脈因證治總論

自前賢有脈因證治之四綱而後之談脈者皆當備此四者以為治療之準則。脈者所以考見其氣血之盛衰虛實也。因者所以推溯其病情之根本淵源也。

本書獨無分
證辨治之法
不可不補出
作者本意

證者所以昭著其發現之情狀。治者所以昭示其入手之南鍼。凡讀古書以治
令病。果能守此理法。具此目光。斷不患見地不明。識力無定。而惟此內藏。暴動
一症。竊謂古人所論病。因皆是隔膜。今既能發明素問所謂氣血上苑之源。理
則於因之一字言之已詳。可不復贅。而其證又變態多端。病者各異。一如或病
喝斜。或病癱瘓。或病麻木。或病刺痛。或失知覺。或失運動。或為癰癰抽搐。或為
瘰癧反張。以及舌短言糊。神昏迷惛。諸證無一非神經之病。昔賢論治。猶欲
各就見證。分別條目。以求一效。未嘗不絞竭腦力。費盡心思。究竟神經之真理
未明。則根本既差。凡百枝葉都無是處。後之學者。但能於發源之地。孱然牛渚
照見本真。則挈領提綱。自得其要。又何必枝枝節節。遊騎無歸。壽頭於此。獨無
分證論治之條者。雖似立法未詳。竟是談醫之創格。然已覆杯見效。屢經試驗。

論脈精當深入顯出絕無模糊隱約之弊是臨證功深而識得此中神髓者最是醫書中不可多得之筆墨

之功。敢以閱歷所得。公之同好。則證之一字。固事實之所不必細辨。而亦處方之所不能兼顧者矣。惟是脈之見形。逆順有別。治之條目。宜忌須分。爰陳所知。試陳其略。

第二節 脈法總論

內風之動。氣升火升。以致血逆上湧。沖激腦經。其脈未有不弦勁滑大。浮數渾濁者。甚者且上溢促擊虛大散亂。蓋病本於肝火浮氣。越自有達達勃勃不可遏抑之態。弦而勁者。肝木之橫逆也。滑而大者。氣逆之囂張也。浮數者。陽越不藏其勢。自不能沉着安靜。渾濁者。痰阻氣機。其形自不能清晰分明。且也氣血奔騰逆行。犯上脈象。應之而上溢入魚。促數搏指。亦固其所。尤其甚者。則腦之神經。既為震動。而脈絡周流。失其常度。或為豁大而無神。或且散亂而無定固。

已幾幾於一蹶不振大氣不反之危矣。壽頤按諸書之言促脈皆以為數中一止其說始見於傷寒論之辨脈篇而王叔和脈經序之後之論者無不以數脈一止為促遲脈一止為結兩兩對舉已成鐵案獨高陽生之脈訣謂促者陽也指下尋之極數併居寸口為促楊仁齋亦謂貫珠而上促於寸口出於魚際清乾隆時日本人丹波廉夫著脈學輯要引素問平人氣象論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背痛《甲乙經作促上數》謂是併居於寸口殊無歇止之義壽頤謂促字之正義本以短促為主其病在上而脈乃上溢既溢於上必不足於下因而以短促之義形容是脈其旨甚顯素問明謂促上而搏擊應指讀法當於上字作一逗其義甚為明白實無歇止之義可以意會且因其脈之短促在於上部而知其病在於上為肩背之痛則促脈之獨盛於寸口更覺明瞭此節

仲景本論傷寒脈結代炙甘草湯主之一條以結與代相對而不言促可見仲景意中不以促脈為歇止

脈訣之不理於口久矣然苟有可取則取之是亦

所謂寸口皆專指寸脈言之。非合寸關尺三部而統稱之寸口。素問本旨固以部位言之。以形勢言之。不以止與不止言也。傷寒論嘗重編於王氏。是以辨脈篇與脈經同作一解。疑亦是叔和手筆者。仲景本論促脈四條。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曰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曰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蓋胸滿結胸喘而汗出。皆為邪盛於上。故其脈急促。獨見於寸。惟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一條。既有厥逆。而其脈為促。頗似含有歇止之意。然丹波氏謂虛陽上奔。故脈促於寸。部則仍是陽邪壅於上。而氣不下達。手足為之厥逆。所以脈促於寸。丹波之說。甚有精義。蓋高陽生之脈訣。固多陋。為不及脈經之精。獨此促脈一條。不用歇止之說。證以素問及仲景本論。其理甚長。且

不以人廢言之意

促字之義。含有迫近急速諸解。皆與上溢之脈為近。叔和因其迫急短促。有似於歇止。遂以數中一止立說。尚是差以毫厘。而後人只知有歇止之促。不知有促上之促。則謬以千里矣。丹波氏引證極詳。且與上魚之脈同為一條。謂溢上魚際之脈。即促脈之尤甚者。皆是精當不刊之論。後之學者。必當宗之。而不可為叔和舊說所拘者也。壽頤於此。以促擊與上溢連舉。是用丹波新義。讀者弗以數中歇止之促脈觀可也。素問脈要精微論。謂浮而散者為眴。眴固明謂眩暈昏仆。為肝風之上揚。故脈為之浮。甚者則氣將不反。故脈為之散。又謂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為厥顛疾。又明謂氣血奔湧於上。故脈亦踴躍奮迅而出。其來甚疾。且上既實。則下必虛。故幾幾於有出無入。其去若徐。謂之為厥。固即血菀於上之薄厥。氣血并走於上之大厥。謂之為顛疾。蓋亦幾幾於說明氣血之

新學家僅就
耳目所能及
者以立論是
以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

上冲入腦矣。可見古人之於是病論證辨脈何等精當。合此數条而融會貫通。即可知西人腦失血之名義殊非創見。一西醫血冲腦經之說。近之談西學者。或謂之腦失血。且有謂為腦溢血。腦出血者。又有譯為腦血管破裂者。有以解剖家所見之腦中死血而定其病名。更不復知其病從何來。壽蹟謂其立名太覺呆板。不若血冲腦經四字。尚能說明病源。蓋譯書者不能得其真意。遠不如舊譯血冲腦經之確當矣。獨惜習中醫之學。讀中醫之書者。曾不能知素問有此數條。即是內風暴動猝然昏仆之確據。遂致漢唐以下議論紛紛。競效盲人之捫燭。蓋翫然自以為得之。而後生小子乍窺新學之皮毛。反覺振振有辭。咤為心得。借以揶揄吾舊學而鄙夷之不屑復道。其亦知中古二千年之前。固已言之綦詳。說盡源委。以視彼之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何如特苦。

然此新學之
實在情形也
尚復黨同伐
異斥舊學為
無用試令讀
此或能知所
自返乎

於無人焉為之闡明則雖有精義而沉埋者亦二千年吾知古人有靈當亦深
恨於不能白晝現形有以提撕而警覺之也。頭謂素問論內風之脈惟此脈要
精微篇兩節最為精當且來疾去徐上實下虛正是氣血逆行上沖入腦之真
象亦即併居寸口之促脈惟肝陽暴動者有之若平人氣象論謂脈滑曰風人
謂風熱而脈靜者難治金匱謂脈微而數中風使然脈經謂頭痛脈滑者中風
風脈虛弱也。病源中風篇謂診其脈虛弱者亦風也。緩大者亦風也。浮虛者亦
風也。滑數者亦風也。則皆以外風言之不可與內動之風混合為一而後人之
論中風脈象者則多以內風外風錯雜相合疑似疑非皆不足據不必復論總
之肝風內動之脈無不浮大促上其有力而弦勁者氣火之實閉證居多是宜
開泄其無力而虛大者元氣之衰脫證居多所當固攝若愈大愈促而愈勁則

氣血之上冲愈甚而氣將不反愈大愈虛而愈散則氣血之渙亂而亦將
必鎮攝潛陽之後上促漸平搏擊漸緩弦勁者日以柔和浮散者日以收斂
平大氣自反可冀安瀾而指下模糊濁大不清者則氣血痰涎互為凝結
證也潛鎮化痰頻頻清泄而奔湧之勢漸以和緩即渾濁之形漸以分明此則
臨證治驗之歷歷可指者若夫濇小微弱等脈在肝陽暴動之初氣盛大升之
候固是理之所必無而亦為事之所或有則聞者氣塞已極腦神經之知覺運
動幾將全失其功用而周身脈道胥將凝結不通於是弦滑洪大之脈漸以澀
小漸以沈伏此則大氣不返之危機勢已鄰於一瞑不視而脫證之先見虛大
脈者其次亦必漸以虛微漸以散亂而至於指下全無則皆絕證之不可救而
亦不及救者此其大小滑澀之殊途即可據以為辨證之順逆夷險惟虛寒之

症寒氣上冲亦能激動腦神經陡令神志昏瞢或且瘳厥癱瘓則面色唇舌皆白如紙其脈無不做細欲絕者此非溫補脾腎不能回陽脈症與虛脫相似而其實亦微有不同是在臨症功深見微知著庶乎有此得心應手之神也

第三節 治法總論

內風治法上卷引證諸家學說而申言其是否相宜擷往哲之精英而折衷於至情至理已足為此證申明源委闡發精微即治療大旨頭亦不能更於已言之外別有見解惟思是病之源雖同是木旺水衰肝陽陡動氣升痰壅激犯神經而真陰之虛有微有甚即木火之燄有重有輕論理止此一端見證已多歧異大率陰虛之未甚者則木火之勢必盛痰升氣升一發難遏多為閉證如目定口呆牙關緊急痰聲曳鋸氣粗息高面赤唇紅脈息洪大皆是乍閉之確據

而陰虛之已甚者則水火之燄必微。痰氣內結。猝然瘧厥。多為脫症。如開氣急微。續昏倦無神。面色眊白。痰聲隱約。脈息細微。皆是欲脫之顯。甚者則脈伏不見。自汗如油。肢冷面青。撒手遺溺。更是至危極險之候。多救閉者宜開。脫者宜固。入手方鍼已截。然處於極端之相反。設或認證未清。而用藥龐雜。生死關頭。即已大錯。鑄成不可復挽。且閉者是氣。燄之窒塞皆屬肝陽肆虐。無不以清泄為先。而脫者是元氣之式微。苟其已見亡陽。尤必以回陽為主。此又一陰一陽之各據一偏者。少有遲疑。亦同鴆毒。即曰降氣化痰。潛鎮攝納。諸法閉證脫證皆不可少。然而細微曲折分寸之間。各有緩急。各有主賓。必也鑪火純青。而五雀六燕。銖兩悉稱。誠非易易。正不僅疎表辛散。走竄溫燥。補養滋膩。許多古法之未可輕試也。爰就識力所及。參以頻年治驗。而已得實。

效者判別證情。分析層次。釋其功用。條其宜忌。並列於篇。雖曰一人之見。掛漏必多。抑且閉門造車。或難出而合轍。第就所見言之。似乎此中微義大略。舉爾所知。是即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誠能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以治時病。厥諸證其用甚宏。其效甚捷。正不獨昏仆偏枯者之盧循續命湯也。世有明匠。吾不逮。而有以糾正之。附益之。尤所願焉。

第四節 論閉證宜開

猝暴昏仆。皆是肝陽上升。氣血奔湧。沖激入腦。擾亂神經所致。然必挾其胸中痰濁。泛濫上陵。壅塞清竅。每多目瞪口呆。牙關緊閉。喉中曳鋸。鼻鼾氣粗。是為氣火升浮。痰塞隧道之閉證。多兼有實熱確據。如面色唇色多紅赤。或雖不甚紅。而亦必神采奕奕。勝於無病。必不眈白青黯。脈象必洪數弦勁。搏指不撓。或



此鍼刺家之
實驗

雖不甚勁而亦必粗濁滑大必不細軟無力神志雖模糊不醒而必不僵
聲則脈必不伏肢必不冷二便多不通而必不遺洩自利此皆有升無降
於內之實證故必無一二脫證錯雜其間則治此證者自必以開其閉塞
務而潛陽降氣鎮逆化痰猶在其次如氣窒聲不能出者必先通其氣則通
散之搐鼻以取噴嚏（方即細辛牙皂炒炭為末）水溝合谷等穴之鍼刺以
回知覺（水溝督脈穴在上唇正中亦名人中刺入三分合谷手陽明穴在手
大指次指兩歧骨間俗名虎口側手張兩指取之刺入寸餘必透過手心正中
之勞宮穴左右旋鍼猛力補瀉之回復知覺甚驗）皆是開關之捷訣今西國
亦有搐鼻開關之藥但嗅其氣不用其質氣味猛烈開竅迅速而無流弊其次
則牙關不開者用烏梅肉擦牙酸能抑木攝納肝陽化剛為柔而緊閉自啓俟



此症之誤於
此藥者甚多
然通國之醫
家皆不知其
害違論病家
鄭重申明凡
在醫林亟宜
猛省

其暈厥既甦聲出牙開而急進潛陽鎮逆化痰之藥乃能有濟否則雖有神丹而重門不開亦何能透此一層關隘以建掃穴犁庭之績惟此等閉證是痰氣之鬱室與夏令之暑疫穢濁及南方之山嵐瘴毒不同凡芳香逐穢開等門之要藥如諸葛行軍散痧氣蟾酥丸等皆是穢毒急痧必不可少之良劑而於此證之氣火升浮上沖入腦者則奔竄奮迅適以張其氣縱必至氣不復反直如砒鴆（喻嘉言醫門法律中風篇謂猝中灌藥宜用辛香是誤以痰氣之上塞認作微惡之蒙蔽其禍甚大蓋同是閉證而其所以閉者不同不明此理用藥必誤近人治此氣血上升之閉證多用芳香走竄之品反以助其激動為害更烈必速其斃不獨脫證之恐其耗散正氣而不可用也此中條理尤為精微不可不察）且牛黃腦麝皆開心氣通經絡之品而此證必有濁痰蒙冒得

其走竄開泄之力即病之輕者不致氣厥不反而亦恐引痰深入無可也
以釀成癰瘡昏迷之痼疾而不可復療此皆治熱痰蒙蔽者素所未知
然欲開泄痰濁亦非少參以芳香正氣恐不能振動清陽蕩滌濁垢則惟
蒲根之清芬可以化痰而不致竄散太甚用以引作嚮導庶幾恰合分寸此又
同是芳香而性情微異即其效力不同此中幾微疑似之別非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者恐亦不易領悟必也臨牀辨證量度其虛實輕重而斟酌損益以消息
之殊非紙上談兵之所能曲曲摹繪者矣

壽頤按內風暴動之病有閉有脫其昏迷痙厥顛仆痰湧形狀則同而究其
證情閉者是痰氣之窒塞脫者是正氣之散亡原因不同見證亦自有區別
而治法則判如霄壤考漢唐以及金元諸家尚未有顯為揭出以醒眉目者